



人格心理学

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

PERSONALITY PSYCHOLOGY

郭永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格心理学

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

郭永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郭永玉.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1
ISBN 7-5004-5220-9

I. 人… II. 郭… III. 人格心理学-研究
IV. B8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6972 号

策划编辑 陈 彪
责任编辑 李尔柔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康巴朗斯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毫米 1/16	
印 张	43.25	插 页 2
字 数	729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一年前，在武夷山召开的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会上，郭永玉教授报告了他关于人格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构想，激起了与会同行的浓厚兴趣。2005年5月初他把即将付梓的《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一书书稿以电子文本的形式发给我，并请我为该书写序。我欣然地应允了。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厚实而又拓新的著作，甚为难得。

人格是指一个现实的人。我们对现实生活中个人的认识，通常都包含其外在人格和内在人格两个方面。外在人格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上公开所扮演的角色，是人们看得见的外观；内在人格是人格的隐蔽部分，即我们用来解释决定外在人格的原因，用来阐明一个人为什么会被我们知觉为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林林总总；心理学家们观察个人的外在人格或内在人格的视角也各不同，因而他们对人格的定义往往不同。迄今为止尚没有一种人格定义是为所有心理学家所认同的。然而尽管如此，心理学家们对人格的理解，都是从个人的外在人格、内在人格及其交互作用的整体上来把握的，强调独特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和跨时间的稳定性。

当代心理学有许多心理学分支学科研究着各种各样的心理与行为问题。人格心理学研究现实的个人，探寻、描述和解释个人的思想、情绪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并综合诸多足以影响个人的各种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包括与生物学的、发展的、认知的、情绪的、动机的和社会的种种交互作用，进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作整体性的解释。虽然心理学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但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学科体系中唯一从整体的视角对一个现实的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研究的学科。

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的基础上进行的。所谓分析单位就是用来考察和概括同类事物特征，解释其中差异的单

位。对心理和行为的分析单位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大致说来，可分为群体、个体和片段行为三个层次。在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对于研究什么、研究谁或分析单位并没有限制；但人格心理学家通常是把个人作为分析单位的。例如，我们可以对个人的一些特征如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态度、价值观等加以研究，把这些特征整合起来描述一个人的整体形象。我们也可以群体为分析单位，而把群体所具有的特征赋予某个个体。例如，一个人可以被描述为出身于贫穷家庭或富裕家庭；也可以被描述为是出身于单亲家庭或双亲家庭。在这两个例子中人格心理学的分析单位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我们还可以片段行为为分析单位，而对个人进行描述时寻求对其某种行为作出解释。例如，对抑郁或躁狂这两种片段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脑中的两种化学信使（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的降低，是与抑郁相联系的；这两种神经递质水平的提高是与躁狂相联系的。基于此，我们就有可能对某个人经常出现的情绪抑郁或躁狂作出解释（虽然导致抑郁或躁狂不只是与神经递质有关）。总之，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个人。

由于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因此早期的（包括近期的）人格心理学著作一直沿袭霍尔和林赛（Hall & Lindzey, 1957）的以大的人格理论为结构框架，即阐述精神分析论、特质论、学习论和人本论对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是怎么理解的、怎样研究与评鉴的。这种结构框架的优点是让读者能够系统地理解这些理论是怎样探寻、描述和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但是随着人格心理学发展，以其他理论取向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而又无法纳入这种结构框架之中；同时这些大的理论对人的描述和解释暴露出的破绽也越来越多。于是便产生了以各种人格研究专题如性别差别、年龄差异、攻击、利他、自我等专题为结构框架的人格心理学著作，以及以大的人格理论和人格研究专题相结合为结构框架的人格心理学著作。

本书以人格研究专题为结构框架展示了当代人格心理学的内容，系统地探讨了人格心理学中主要的16个专题，对每一个专题都从历史和现状、理论解释和实证发现的思路加以探讨；并有理论创新，举例如下。

例1，本书将大的人格理论与专题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种新的架构，形成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既包含几种主要的大理论又有

翔实的专题研究发现，而不像国外同类著作那样，完全抛弃大的理论，而是从大的理论开始叙述，只是这种叙述是高度概括的、简略的，以各大理论的开创者为主的，并在随后的专题探讨中再回到这些理论传统并对其加以展开。

例2，本书力求整合人格心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打通各理论派别间的界限，沟通各个研究专题间的联系，将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整合到一种新的框架中；将不同的理论派别视为不同心理学家对人格的不同层面的探讨，这样它们之间就不是互相冲突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从全书的体系上来看，首先探讨人格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分析人格形成与发展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从整体上揭示人格的认知、情绪、动机和自我四种功能，并将潜意识、攻击、利他和健康等视为认知、情绪、动机和自我这四种整体功能的具体方面，最后从性别和种族两个角度分析了人格的群体差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总结了有关中国人人格的研究成果。全书的这种体系结构首先是以现有的理论和具体研究发现为基础和思想材料，然后再去寻求这些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心理学中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例3，本书揭示了人格心理学的一些具体研究专题之间的关系，使一些分散的研究领域和发现得到整合。作者将人格的生理、遗传和进化视为人格的生物学基础研究中的三个有着内在递进关系的范畴，阐释了它们之间是逐步还原的关系；在人格的生物学的基础上，进而将生物学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统一到天性与教养的交互作用的范畴下分析了人格形成与发展的机制；将认知、情绪、动机和自我作为人格的整体功能、潜意识、攻击、利他等视为知、情、意及自我功能的具体方面加以论述，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总之，在我看来，郭永玉教授著的《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一书，结构自成一体，学理阐释公允，资料翔实近时，文字简明易懂。我相信，读者们一定会喜爱这本书。它将激起读者探索人格之谜的热情，有力地促进我国人格心理学教学和科研的发展。

是为序。

黄希庭谨识

2005年6月于西南师范大学窥渊斋

序 二

两年前，当郭永玉博士把他的将近 60 万字的有关人格心理学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递交出来的时候，曾使所有参加评审的教授们吓了一大跳。由于是第一届博士后出站，大家还拿捏不准评审的标准，但无疑首先就为这篇出站报告的宏大规模和广阔视野所倾倒了。通常在人们印象中，心理学著作都是些非常实证和实用的科学例证，现代心理学一百多年来都在营造各种模型、设计各种实验和提供各种数据，即使是上个世纪使心理学面貌大为改观的精神分析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虽然为心理学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域，涉及了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和哲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但仍然显示出浓厚的医学背景，同时在各相关学科中也限于为这些领域的专家提供一些实证材料和一些另类的参考思路，为社会学家和政府部门提供一些咨询。心理学变得“五花八门”了，它似乎无所不在，谁都不能漠视，但它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至今还留给人们深深的困惑。按照我国官方颁布的学科分类规范，心理学被划归“自然科学”的范畴，把人心当作一种自然物来研究的确十分“唯物”，但如果没有在此基础上的提升和超越，心理学就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自己的王国，而只不过是在外围转悠。如何突破心理学的这种自我封闭状态？郭永玉博士的出站报告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这篇报告初看起来似乎与其他心理学著作在内容上没有什么两样，好像只是对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总体概况作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全景式的鸟瞰而已，但根据作者自己在“内容摘要”中所提出的宗旨，其理论意图是“以 1990 年代以来的文献为依据，以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为基础，借助理论思维的方法，打通各理论派别间的界限，沟通各个研究专题间的关系，将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整合到一种新的架构中，使人格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接近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标准。”在审读中，评委们发现该出站报告不仅材料相当丰富，专业

水准一流，而且体系性很强，等于是把当代流行的几乎所有各种方法各异、互不相谋的心理学派按照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层次重新作了一种编排。显然，这种工作本身已经不是狭义的心理学研究的工作，而是一种“心理学学”，甚至一种心理学哲学了。这对于使心理学从一门主要是实证的经验科学上升为一门系统科学是很有价值和启发意义的。为此，评委会一致给予了该出站报告以“优秀”的评定。

两年以后的今天，郭永玉博士已经把他的出站报告修改和扩展成了目前这样一本近70万字的大书，不仅材料更丰富，而且脉络更清晰。我们从本书的目录上就可以读到，书的内容除“引论”和“人格理论”概述外，分成五个部分，即：（1）人格心理学的逻辑层次划分，包括“生理机制”、“遗传基础”、“进化渊源”、“社会情境”、“文化背景”、“发展历程”六个层次，其中前三个又构成自然生理方面从共时性到历时性的三个环节，后三个则构成社会文化方面从共时性到历时性的三个环节。这同时也是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因素的循序而进的理论研究。（2）人格的整体功能，包括“认知”、“情绪”、“动机”、“自我”，即“信息的获取与处理、情绪的反应与适应、行为的动力与目标以及自我的统合与完善”的诸问题研究，相当于传统心理学中的“知、情、意”及三者统合的划分。（3）人格的具体功能，包括“潜意识”、“攻击”、“利他”、“人格与健康”，显然，这种划分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以及三者的协调关系。（4）人格的群体差异性，包括性别差异（自然差异性）和文化差异（主要是中西人格的差异性）。前述整体功能和具体功能涉及的都是人格的一般共同性方面，而这里的差异性则对共同性形成必要的补充，使人格呈现出立体和多面的特点。（5）人格测评的方法和评价标准，这是人格研究的实际操作层面。

综观全书的结构，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格心理学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开辟了那么广阔的领域，在这里都得到了合理的分区和整合，而这一分一合，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对人格心理学以至于对人格本身的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且对每一种人格理论都获得了一种同情的理解，确认了它们各自对把握人格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又不偏狭、不固执，而是力求与其他理论达成沟通。正如作者所说的：“这些理论各有各的贡献，一种理论的作用是另一种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类型—特质理论帮助我们描述人，即初步认识一个人的特点；生物学理论帮

助我们从生理、遗传甚至进化的方向上去解释人的特征；行为主义揭示了环境是如何塑造人的；认知心理学则指出人的内在判断和评价会使不同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感受，做出不同的反应；精神分析理论挖掘人的潜意识动机，探索了心理疾病的病理机制以及免于心理疾病的方法；人本主义则向我们呈现出健康生活的状态和途径，促使我们去探索生命的价值，实现人际之间的平等和关爱，进而走向自我实现的高峰。”当然，作者的目的是并不是要创建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或派别，而是要对已有的人格心理学作一种方法论上的提升。这种提升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时代显得特别可贵和必要。所以作者在书中处处以问题而不是学派为线索来展开论述，通过问题把各种学派编织进理论的逻辑系统中。这不是毫无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大叙事”，而是对实证材料和大量实验数据的本质规律的洞见，对各种具体结论的升华。

作为一个哲学的研究者，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书中有关文化背景和中西人格比较的部分（即第7章和第19章），因为这正是心理学通向哲学（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由于我本人长期以来关注文化心理（或“国民性”）问题，我的研究和郭永玉博士的人格研究在这一点上达到了重叠。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所说的，“必须将文化纳入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定性和定量的结合，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整合也正是当前国际心理学界的“大趋势”。Shweder说得好：“探求人格的文化背景可能帮助我们挖掘人格领域中那些还不为人所知的心理功能，为人格研究提供新思路。”当然，心理学本来就是西方学术的舶来品，以西方人自己为被试得出的研究结论被他们当作普遍规律而深信不疑。而非西方人，例如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心理学时，除了原原本本地熟悉、理解和掌握西方心理学的方法以外，对这种方法的适用性和限度必然要进行自己的反思，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变通和修正。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实例说明中西人格的差异，特别是如“面子”和“缘”的观念的分析，饶有兴味。^①我也曾

^① 张祥龙教授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 Dasein（通常译作“此在”）一词译作“缘在”，是将海氏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在我看来恰好忽略了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缘”虽然也有时间的含义，但只是“时机”、“机缘”，而不是“先行到未来”，即不是可以预先“筹划”的；“缘”虽然也有“聚集”的含义，但只是“因缘际会”，而不是“林中空地”，更不是语言所可以“表述”的。当一个人说“这是缘分”，或“没有缘分”的时候，那意思就是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澄清。

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传统中国人的适应范围作过限制，如俄狄浦斯的“弑父恋母”情结，在中国人这里就只是“畏父恋母”或“崇父恋母”。之所以未能从“畏父”、“崇父”演变为“弑父”（如中国古代没有“弑父”神话），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父子、母女关系中不存在“妒忌”心理。而之所以不存在妒忌心理，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家庭生活中缺乏爱情。在父母不是由爱情而结合、甚至夫妻形同陌路的家庭里，儿子不会妒忌父亲，女儿也不会妒忌母亲。相反，儿子往往还会代替父亲（女儿则代替母亲）而与母亲（或父亲）结成更亲密的关系（包括父亲亡故后“夫死从子”）。当然这并不是推翻弗洛伊德的发现，而是对他的理论的修正，因为即使在中国，孩子毕竟也同样具有亲近自己的异性家长的倾向。至于传统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为什么缺乏真正的爱情（顶多只有“举案齐眉”、“夫唱妇随”、“白头偕老”之类的俗套），那就不是一个单纯心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心理学甚至文化哲学问题了，它涉及到国民性的成因及对“真正的爱情”的理解。

不过，当问题涉及到文化差异和中西比较的时候，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而这往往是一般心理学、包括文化心理学所忽视的，也是本书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在第7章谈到“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时候，书中引述 Harry Triandis 的观点，认为“较小的家庭结构、较低的人口密度、动荡的社会与地理环境、享乐主义等都是导致个体主义形成的重要因素”，并由此断言西方人倾向于个体主义，而东方人倾向于集体主义。这种断言是很表面的。西方人发展出今天这种个体主义是经过了数百年的努力才争取到的，在此之前西方人对个体的压抑一点也不比东方松懈。而西方人今天所发展出来的“个体主义”也不是以牺牲集体主义为代价的，而是将集体主义吸纳进个体主义之中而建立起来的。所以作者说：“在西方，与他人合作意味着放弃自我”（7.2.2），这一命题是不成立的，西方人把与他人合作理解为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建立了完善的法制和规范，倒是中国人才真正是把与他人合作理解为“放弃自我”，所以虽然有强制合作的“德治”，要求每个人放弃自我，但实际上是互不合作的“一盘散沙”，甚至是“窝里斗”。书中引述的不少心理学家都存在这种静态化、表面化的偏向，他们通常把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类的概念绝对地对立起来，然后归之于某个民族的“民族性”。但也有例外。如台湾学者杨

国枢先生虽然认为“强调社会价值的人”和“强调个人现代性的人”在人际关系的态度上“呈现负相关”，中国人表现得更加服从自然而缺乏独立性，但他发现1964年以后的台湾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变化，“随缘”已经不再成为年轻人的普遍性格了（19.2.3及19.3.2.）。可见民族性是可改变的，并不由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甚至固有传统等等因素所完全决定。这是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不安分的，不安于现状，要追求各种可能性，要超越现存的生活方式。而心理学的任务则只是对人的心理的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当遇到人自身超出这种现状而向另外的可能性冲击时，心理学就感到无能为力了。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据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最初诊断和治疗病人时是有效的，但后来效果就不太明显了，其原因是有些病人自己读过弗洛伊德的书，熟悉了他那一套诊疗程序和原理。这就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永远在超越他对自己的把握。心理学由此就进入到了历史的领域，并因而也进入到了哲学的领域，或者说，心理学离开哲学（历史哲学）的指导，最终会陷入盲目和悖谬。

其实，哪一门科学又不是这样呢？郭永玉博士的这本书，好就好在把心理学带到了哲学的门槛，使它向哲学敞开了自己的问题。

邓晓芒

2005年6月30日

自序

我在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人格心理学课程。与很多同行一样，为了教书，就要读书，读了一些书，就想自己写书。那么，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包括哪些主要内容？我如何呈现这些内容即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这些问题是需要一开始就向读者说明的。

为什么写这本书

人格心理学是庞大的心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当然每个分支都重要，但不同的分支其重要性却是不同的。人格心理学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以人性作为核心关注。其他的心理学分支虽也关注人性，但它们往往只关注人性的某一方面，而人格心理学则关注整体的人。可以说人格心理学是心理学中最具整合性的领域。

正因为人格心理学的这一特性，使它不仅在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内部处于重要地位，而且在关于人的所有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也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它与所有关于人性的学科有关，并整合这些学科关于人性的知识。例如遗传学、脑科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发现以及人文学科思潮等都会促进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反之，人格心理学也是其他学科特别是很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础。因为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要以有关人性的知识为基础。但人格心理学的这种基础地位并不能仅根据以上的道理来确立，而必须以其自身对于人性知识的贡献来确立。

人格心理学对于人性知识的积累有贡献吗？当然，而且贡献很多。那么，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了解这些贡献吗？了解一些，恐怕只是很少的部分。即便是其他分支的心理学研究者恐怕也了解很少。问题出在哪儿？主要是由于缺乏一个哪怕是相对完善的知识体系来及时总结层出不

穷的研究发现。在所有心理学主要分支中，唯一一个现存知识体系不能反映其研究现状的分支就是人格心理学（Pervin, 1996/2001, p. xiv）。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要从这门学科的基本结构和发展历史说起。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结构包括理论（theory）、研究（即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简称 research）、测评（assessment）和应用（application）。其中，测评服务于理论和研究，并以理论和研究为根据，应用也是理论、研究和测评方法的应用，所以，实际上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结构主要由理论和研究构成。就理论和研究而言，在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理论先于研究。人格心理学原先经历了一个“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时代，先后出现了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特质理论、认知理论和生物学理论等“大理论（grand theory）”。所谓大理论是从整体上解决人格的结构、动力、形成与发展，以及人格改变的可能、机制和方法这样一些宏观问题的概念体系。这些大理论曾经构成了人格心理学学科结构的主体，研究只是为了验证这些理论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无疑，这些大理论是人格心理学的基石。

但是人格心理学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理论的发展，更多的人格心理学家是围绕一些明确的问题在展开研究。这些问题有的是明显受某种大理论影响的；有的与某种大理论没有特定的关系，但可以用多种大理论来研究；还有的问题很少受大理论的影响，它们是在经验中产生的，并且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形成特定的理论。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类（Derlega, Winstead, & Jones, 1999）：一类是基本问题（basic issues in personality），另一类是研究主题（topics in personality research）。基本问题包括：天性与教养（遗传与环境，基因与文化）在人格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人格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和跨情境的一致性？根据人格预测行为是否可能？人格与情境如何交互作用影响行为？如何解释人格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等等。研究主题包括：依恋、焦虑、潜意识、抑郁、攻击、利他、成就动机、亲和动机、权力动机、个人奋斗、生活目标、A型性格、乐观主义、完美主义、自我概念、自尊、习得性无助、性别差异、国民性、控制点、感觉寻求、主观幸福感，等等。当然，围绕这些问题或主题的研究必然也会形成一些理论，这种理论被称为“小理论（mini-theory）”。在学科基本知识结构的层面上，我们将这些小理论视为研究（research）的

范畴。

由于人格心理学主要由理论和研究两大知识领域构成，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实际整合起来却十分困难。于是就形成了这门学科在知识体系建构上与其他心理学分支很不相同的情形，同样以《人格心理学》为名的教科书，内容体系（学科的架构）却大相径庭。现存架构大体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大理论架构，也就是一些人格理论派别，包括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知理论、特质理论和生物学理论这六大学派（学派数量在不同时期或不同作者那里略有不同）。这是人格心理学的一种传统体系，有的将这种体系称为《人格理论》（如 Hall & Lindzey, 1957, 1998; Hergenhahn, 1980/1986, 2003; Ryckman, 2004; Schultz & Schultz, 2005; Feist, & Feist, 2002; Ewen, 2003; Engler, 2003; Allen, 2003; Cloninger, 2004; 都是经过多次修订多次再版的），有的在大理理论之外稍加其他内容如人格测评，就直接称为《人格心理学》（如黄坚厚, 1999; 陈仲庚、张雨新, 1987; 叶奕乾, 1990）。这种架构是我国国内学界所熟悉的，甚至已经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有关人格心理学的刻板印象。这种架构提供了心理学大师们对于人的各种解说，但越来越不能组织、吸纳和整合人格心理学领域不断增长的研究成果，而且，它与心理学的另一个分支“心理学的理论与历史”有太多的重合。

第二种是以大理理论来整合问题研究的架构。这种架构将大理理论视为本学科的不同范式（paradigm）（Emmons, 1989）、策略（strategy）（Liebert & Spiegler, 1970, 1990, 1998）、取向（approach）（Burger, 2004）或视角（perspective）（Mayer, 1998; Carver & Scheier, 2000; Pervin, Cervone, & John, 2005），或者将不同的大理论视为对人格的不同层面（level or aspect）的探索（Mischel, 1971; Mischel, Shoda, & Smith, 2004; Friedman & Schustack, 2003），试图将不同取向的理论和问题研究整合起来，但仍以大理理论为线索，虽整合了一些问题研究成果，但这种整合是在大理理论的统领之下的，割裂了问题之间的联系。问题研究的成果不仅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到理论体系中，反而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被呈现出来的问题研究成果是片段的、相互孤立的，并且只是大理理论的派生物或附属物。已有中文译本的 Burger（2004）的书是这种取向的最好的著作之一。

第三种是大理论与问题研究相加的架构 (Phares, 1991/1994; Phares & Chaplin, 1997; Carducci, 1998; 黄希庭, 2002; 郑雪, 2004; 陈少华, 2004)。这种架构打破了大理论统整一切的局面, 避免了将当前丰富的研究成果分割开来填塞到不同学派或取向之下的尴尬, 为问题研究及其成果被组织、吸纳和整合到相应的学科体系中争得了空间。但这种架构主要由两大块组成, 二者之间联系不够紧密, 而且仍以大理论为主, 只涉及少数几个研究主题, 很不全面。

第四种是问题中心架构, 它是颠覆性的, 完全抛开传统的大理论或让这些理论服务于具体问题的解决 (Derlega, Winstead, & Jones, 1991, 1999; Cloninger, 1996, 2000; Larsen & Buss, 2002; Hogen, Johnson, & Briggs, 1997)。这种架构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代表着当代人格心理学体系建构的新趋势。国内学界对这种架构了解很不够, 更没有中国人自己参照这种架构去编写教科书。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黄希庭教授主持翻译的《人格科学》(Pervin, 1996/2001) 和《人格手册》(Pervin & John, 1999/2003), 都属于这一种著作, 只是《人格科学》中所涉及的问题较大也较少, 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还是主要基于几个大理论, 对于经验研究的总结则不够充分, 而各种《手册》又过于庞杂, 涉及文献太多, 且并不将重点集中于经典的基础性的研究, 这与《手册》的性质和作用有关, 它关注的是前沿性, 而不是学科的基本结构。

我在五年前酝酿写这本书时特别认同第四种架构, 计划完全采用问题中心的思路, 但后来意识到完全抛弃大理论可能背离人格心理学从整体上把握人性及其差异的宗旨, 经验研究注重分析, 理论建构注重概括。在经验研究越来越深入的同时, 理论的提炼和整合也十分迫切, 而传统的大理论恰好提供了理论概括的思想基础。于是, 我决定将第三和第四两种架构结合起来考虑, 保留大理论传统, 并从大理论开始叙述, 但这种叙述是高度概括的、简略的, 以各大传统的开创者为主的, 在随后的问题探讨中再回到这些理论传统并对其加以展开。这种做法西方也有 (如 Mayer & Sutton, 1996), 但大理论所占篇幅还是多了一些, 问题研究部分的内容选择和组织也不令人满意。我在构思这本《人格心理学》架构的过程中, 经过了若干次的修改, 最后成为现在的样子。

本书内容概述

本书试图较系统地总结人格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和问题研究成果，特别是体现这一领域从理论流派的纷争到深入的问题研究这一重大转向。我将主要以1990年代以来的文献为依据，以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为基础，整合人格心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而打通各理论派别间的界限，沟通各个研究主题间的联系，将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整合到一种新的架构中，使人格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接近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标准。本书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人格的概念及人格心理学的对象、任务和历史，回顾人格理论的六大传统（包括类型—特质理论、生物学理论、行为主义、认知理论、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这种排列顺序包含着我所理解的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我将它们放在人格的不同层面来看待它们各自的贡献）。

第二部分探讨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分别探讨生物学条件（生理、遗传、进化）和社会文化条件，以及发展历程（年龄阶段）和机制（天性与教养的相互作用）。

第三部分是人格的整体功能研究，包括认知、情绪、动机和自我，即信息的获取与处理、情绪的反应与适应、行为的动力与目标，以及自我的统合与完善。

第四部分是人格的具体功能研究，分别探讨潜意识、攻击、利他、人格与健康。之所以说它们是人格的具体功能，是因为它们不过是知、情、意以及自我的具体方面，如潜意识既有动力的功能又有认知的功能，攻击和利他是两种重要的动机和意志行为，也是认知、情绪和自我等多种功能的体现，而健康则涉及人格功能在适应和成长过程中的问题。

第五部分是人格的群体差异研究，包括性别差异和种族差异这两种最大的群体差异，但我没有一般地探讨种族差异，而是将我们中国人作为一个大的种族与其他种族特别是西方人进行比较，从而揭示中国人的传统人格特征以及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仅从个体与群体这一角度讲，本书可简单地分为个体研究和群体研究两个部分，前面四部分都是以个体为对象的研究。

第六部分是总结性的，探讨人格测评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最后一章探讨人格理论中的人性观、人格理论分歧的维度、人格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及人格心理学的未来走向。

关于表述方式

由于本书内容大多直接来自英文文献，有些内容可参考中文文献，但那些中文文献也主要来自英文文献，只有很少的内容其原创来自中文，这是由该学科的特点决定的。当然随着我国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积累，中文原创文献会逐步增多，人格心理学的发现也越来越接近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实际。在主要借助英文文献的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困难：第一，在内容上，西方的理论、方法和研究结论是否符合中国人的实际，需要我们借助自己的研究和经验来检验。当然，即便是不符合中国人的实际，这些理论、方法和研究结论对于我们也是有借鉴价值的，它刺激我们去思考、去研究，从而形成适合我们自己的中国的人格心理学。但当下的任务是如何使我们中国读者理解这些艰深复杂的知识，就要特别注意内容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第二，内容需要通过形式来表达，这就特别需要在表达方式上下工夫。在表达方式上为了提高内容的可理解和可接受性，我除了注重用图表等直观途径以外，主要还是关注文字是否准确、简练和流畅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些基本标准，既要反复阅读所用的英文文献，也要反复阅读自己写出来的中文。这样就尽可能避免了现在常见的来自翻译或编译的比英文还难懂的中文。当然，文字的精炼可以有很高的标准，我们只可能尽力而为，重要的是知道在这方面训练自己。

本书在文献引用和注释规范上，采用国际心理学界通用的习惯和标准：（1）如果引用的是期刊论文或文集的章节，就先在文中用括号注明文献作者和年代，再将该文献的全部信息列在书末（或本章末，或本文末）；（2）如果引用的是专著或教材，除了按以上写法，还应在文中括号内加上页码。这一套规范已经被国内心理学界广泛采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心理学书籍（专著和译著），越来越普遍地采用这套规范。它与页下注相比的好处在于：（1）在重复引用同一文献时，不必每次都要在页下将该文献完整写一遍（在同页也要简注）；（2）集中写